

承德普宁寺

——清代佛教建筑之杰作

中国建筑设计研究院建筑历史研究所

孙大章 著



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承德普宁寺——清代佛教建筑之杰作 / 孙大章著. —北京: 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 2008

ISBN 978-7-112-09900-9

I. 承... II. 孙... III. 佛教-寺庙-建筑艺术-承德市-清代
IV. TU-098.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8) 第 019240 号

责任编辑: 王莉慧 徐 冉

责任设计: 郑秋菊

责任校对: 李志立 安 东

承德普宁寺

——清代佛教建筑之杰作

中国建筑设计研究院建筑历史研究所

孙大章 著

*

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出版、发行(北京西郊百万庄)

各地新华书店、建筑书店经销

北京嘉泰利德公司制版

北京二二〇七工厂印刷

*

开本: 880×1230毫米 1/16 印张: 14 1/2 插页: 40 字数: 595千字

2008年7月第一版 2008年7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 1-1500册 定价: 98.00元

ISBN 978-7-112-09900-9

(16708)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可寄本社退换

(邮政编码 100037)

前言

关于对承德普宁寺建筑的研究，始于1978年。时值文革结束不久，百废待兴，文革时因涉嫌“封、资、修”的研究而被解散的原中国建筑科学研究院建筑历史研究所也已经恢复。虽然人员不多，但大家对进一步开展建筑历史研究信心十足，热情很高。鉴于文革前的建筑历史研究虽然在面上已铺陈开来，有了一定的广度，并在刘敦桢先生的领导下，编纂了《中国古代建筑史》，总结了前阶段的研究成果。但是深度方面尚有欠缺，尤其是个案的研究成果尚少。没有涓流，难成大海，所以很希望开展一些有关建筑实例的研究。承德地处北京附近，为清代的第二政治中心，园林、佛寺建筑众多，且与北京官式建筑一脉相通。当时承德古建筑已经开始了文革后的修缮整理，故选择一座寺庙进行研究，应该说条件较为成熟。经与承德文物局田野局长协商，双方同意以普宁寺为研究对象。研究内容除了图片、图纸等文物建筑必须具备的资料外，应着重对该建筑的历史价值（也就是它所包涵的文物价值）的分析，以期把个案研究更提高一步。

参加这项研究工作的人员计有：建筑历史研究所孙大章、陈耀东两位先生，负责调查、摄影、测绘、编纂、研究等工作，承德文物局张生同、陈继富、周毅强等三位先生负责测量、绘图等工作，由孙大章研究员作为专题负责人。测绘图纸中尚引用了部分古代建筑修整所的资料。研究工作由1978年夏至1979年冬。在完成部分图纸的测绘工作及论文写作大纲以后，因故工作暂停。此后双方人员调动及机构重组等原因，使对普宁寺的研究工作一直没有继续。

2004年，我单位（现名中国建筑设计研究

院建筑历史研究所）为了发挥历史资料的作用，继续拨款列题完成上述研究。此项工作仍由孙大章研究员负责，韩淑兰同志参加，在过去工作成果的基础上，继续整理绘制图纸，共计完成91张。续拍了一部分照片，并完成研究论文计16万字，使得本项专题得以有一个圆满的结尾。对中国古代建筑的研究任务，任重道远，可以研究及需要研究的课题十分众多，对普宁寺的研究仅是沧海一粟，仅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更多的工作尚有待建筑历史学界同道继续奋进，以期获得更大的成果。

我国古代建筑史研究工作，若从中国营造学社时期算起已达70余年，经国内各有关单位的多年调查、发掘历史建筑实例，初步了解了某些建筑类型的发展演变。解放后曾三次编写了中国古代建筑史，以及有关建筑史料、图录、考察报告、历史价值分析等方面的书籍，应该说建筑史料学的研究工作已建立了较好的基础，今后的工作方向是如何进一步提高。与此同时，建筑史学界也开展了建筑发展史的理论研究，涉及的层面不仅是传统的技术与艺术，而且扩展到社会发展、文化发展等人文科学方面。在研究方法上提倡跨学科的研究方法，引入了诸如信息论、比较史学、行为学等现代流行的思维方法。但是任何理论和方法，都是建立在可靠的史料基础上的，因此继续加强史料学的发掘、整理与研究，仍是近一阶段的重要任务。

目前某些史料及实例的调查及论述，大都偏重现状和特征的描述、形式的演变，或附以简略的平面、立面等技术资料，甚至某些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建筑，尚无全套详尽的测绘图以及关键性的数据。因此当深入到某些历史

问题的研究时，常会发现材料不足、情况不明的状况，无法深入研究。在详细介绍某些重要古建筑时，多数文章仅提出一些概括性的意见，如何确切地、全面地论述其历史价值，评价其珍贵之处，往往觉得下笔踌躇，语难中肯。再者当前建筑界在探讨继承与发扬传统建筑遗产时，讨论范围多限于坡屋顶的屋顶形式、绚丽的建筑色彩、院落式的组群布局等形式方面，而未能就各类建筑的思想内涵、形式规律、史学价值等方面的问题进行广泛的议论，辩证地总结历史规律，引为鉴戒。推其根源，这也牵涉到对历史资料研究得不够深入，史学工作者没有为建筑界提供出更多有分析、有观点的素材所致。

为了推进建筑史学的发展，更好地为当前建设服务，除了加强理论性的研究及方法论的探讨以外，同时应该把史料的研究整理提到更高的阶段。前此有些同志已经开展了这方面的工作，例如陈明达先生对应县木塔的研究，潘谷西先生对曲阜孔庙的研究，以及文物出版社近几年出版的《朔县崇福寺》、《正定隆兴寺》，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出版的《布达拉宫》等专著，皆是深入发掘建筑史料价值的有益探索。

承德普宁寺为第一批确定的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之一，是清代初期的重要大型工程之一，具有很突出的时代特点，通过对它的研究可以进一步提高对清代建筑技术和艺术创作水平的认识，提供有意义的历史资料。

目 录

前言

现状篇

普宁寺概述	2
附件四则	17
彩色图版	20
实测图	92
普宁寺大乘阁构件一览表	183
普宁寺佛像供器陈设等项清档	194

研究篇

第一章 建筑艺术与象征手法	202
一、佛教的宇宙世界观	202
二、曼荼罗——坛城	204
三、传统建筑中表现坛城的实例	207
四、普宁寺建筑设计的蓝本—— 桑耶寺	216
五、普宁寺与桑耶寺的比较	222
六、普宁寺曼荼罗布局的成就	229
七、建筑艺术与象征手法	231

第二章 平面构图与视觉分析	235
一、总平面设计中的构图规律	235
二、关于 $\sqrt{2}$ 矩形	237
三、相似形的运用及半庭布置	239
四、视觉设计分析	242
第三章 大乘阁的结构设计分析	246
一、大乘阁结构概述	246
二、大乘阁构架的历史地位	249
三、大乘阁构架的构造分析	261
四、大乘阁构架的经济分析	270
五、小结	274

第四章 木构大佛造像构造技艺	277
一、关于佛教造像	277
二、大乘阁观音木造像的造型	281
三、大乘阁观音木造像的构造	294
四、大乘阁观音木造像的若干施 工问题	297

后记	304
----	-----

现 状 篇

普宁寺概述

河北省承德市的避暑山庄是清代前期的重要离宫，亦是一座闻名中外的塞外名园，清代帝王往往每年在这里驻蹕达半年以上，在此进行避暑、行猎、理政、召见、宴赏、礼拜等多项活动，实质上它是国家的第二政治中心。围绕着山庄，星罗棋布地建造了12座藏传佛寺，簇拥着这座皇家御苑，有如众

星捧月，蔚为壮观，是现存的具有庞大气势的古代建筑群体（图1）。

有清一代，广建藏传佛寺是朝廷既定的宗教政策，即实行“因其教而不易其俗”，“以习俗为治”来怀柔蒙、藏及边疆各少数民族。也就是乾隆皇帝所说的“兴黄教，即所以安众蒙古，所系非小，故不可不保护之”。



图1 承德避暑山庄及外八庙总体布置图

承德的这些庙宇皆为敕建寺庙，为朝廷拨款建造。康熙时期建造两座，为溥仁寺、溥善寺，乾隆时期建造十座，为普宁寺、普佑寺、安远庙、普乐寺、普陀宗乘之庙、广安寺、殊像寺、罗汉堂、须弥福寿之庙、广缘寺。以上寺庙均由理藩院管理，又因其分属八个管理机构，故俗称之为外八庙。

外八庙的建立都是在特定的历史背景下，为了一定的政治目的而建。如庆祝平定西陲，维护了祖国统一；或部落来归，迁居于此；或诸藩、法王朝觐，以示升平；或庆祝乾隆七旬万寿，班禅来朝等原因。所以外八庙的建筑规格极高，建筑艺术成就十分辉煌。它不但反映了清代初年建筑工程技术方面的成就，也表现了在各族建筑艺术交流过程中，形成的活跃、生动的新的建筑艺术风格（表1）。

清代藏传佛教建筑的建筑风格，因各地区气候、风俗的不同，可分成三种风格。其一为

汉式，即寺院布局仍维持一正两厢的“伽蓝七堂”制度，即山门、天王殿、大雄宝殿、钟楼、鼓楼、东西配殿。其建筑构造仍采用汉族木构坡屋顶一般寺庙的建筑形式，仅在供奉的佛像及建筑细部装饰上有些藏传佛教的风格。汉式寺庙多流行于京畿及北方地区。另一为汉藏混合式。其布局有所变化，有的将大雄宝殿改为多建筑组合的大经堂，并在其后部增加佛阁、坛城、塔幢等。其建筑风格即在木构坡顶殿堂的基础上，掺杂部分平屋顶建筑，伴随着收分的墙体、梯形的盲窗、藏式喇嘛塔等。具体造型亦有多多样化的表现，此式多用在蒙族信仰地区。其三为藏式，即按西藏碉房式寺庙构造原则修建的寺庙。其布局多因山就势，自由灵活，不再拘泥于中轴对称原则，一座寺庙中可以有多座佛殿、经堂，并配有学院、僧舍等。其建筑构造采用石墙、平顶、镏金铜瓦屋面，有都纲式的大经堂、各式喇嘛塔等，与汉式的风格

承德外八庙建造情况表 表 1

寺庙名称	修建年代	建筑风格	建造缘起
溥仁寺	康熙五十二年（1713年）	汉式	康熙52岁寿辰，蒙古诸部诣阙朝贺，为帝祝厘
溥善寺	康熙五十二年（1713年）	汉式	康熙52岁寿辰，蒙古诸部诣阙朝贺，为帝祝厘
普宁寺	乾隆二十年（1755年）～二十三年（1758年）	汉藏混合式	纪念平定准噶尔部达瓦齐的叛乱，在承德大宴蒙古厄鲁特四部首领，建筑仿西藏桑耶寺
普佑寺	乾隆二十五年（1760年）	汉式	为普宁寺的辅寺
安远庙	乾隆二十九年（1764年）	汉藏混合式	为满足迁居热河的准噶尔部达什达瓦部信仰需求，建筑仿新疆固尔札庙
普乐寺	乾隆三十一年（1766年）	汉藏混合式	哈萨克族、布鲁特族首领来热河朝觐，按坛城形制建造
普陀宗乘之庙	乾隆三十二年（1767年）～三十六年（1771年）	藏式	庆祝乾隆帝60寿辰、皇太后80寿辰，同时纪念土尔扈特部万里回归，首领渥巴锡来热河朝觐，建筑仿西藏布达拉宫
广安寺	乾隆三十七年（1772年）	藏式	为皇太后祝厘，内有戒台
殊像寺	乾隆三十九年（1774年）	汉式	为皇太后祝厘，仿五台山殊像寺
罗汉堂	乾隆三十九年（1774年）	汉式	仿浙江海宁安国寺罗汉堂
须弥福寿之庙	乾隆四十五年（1780年）	汉藏混合式	庆祝乾隆70寿辰，六世班禅来热河朝觐，建筑仿西藏扎什伦布寺
广缘寺	乾隆四十五年（1780年）	汉式	

迥异。此式多用在青海、川西、西藏等地区。而承德的 12 座寺庙的建筑风格涵盖了上述三种藏传佛寺的形制，并且还有所变通发展，是清代藏传佛寺建筑艺术的重要实例。其中普宁寺更是表现特出的较著名的一座寺庙。该寺以其统一完整的布局、多层庞大的木构楼阁建筑，以及阁内巨大的木雕佛像而蜚声国内（图 2，图 3）。

普宁寺大乘之阁内供奉观音大佛，故俗称大佛寺。乾隆为企求在新疆平叛战后，天下普遍安宁，故命名为普宁寺^[1]。该寺是乾隆时期最早建造的寺庙，建于乾隆二十年（1755 年），完成于乾隆二十三年（1758 年）。建造原因是为纪念平定新疆准噶尔部族的叛乱活动。清代初年新疆大漠以西为厄鲁特四部蒙古部族的游牧之地，四部为准噶尔、杜尔伯特、和硕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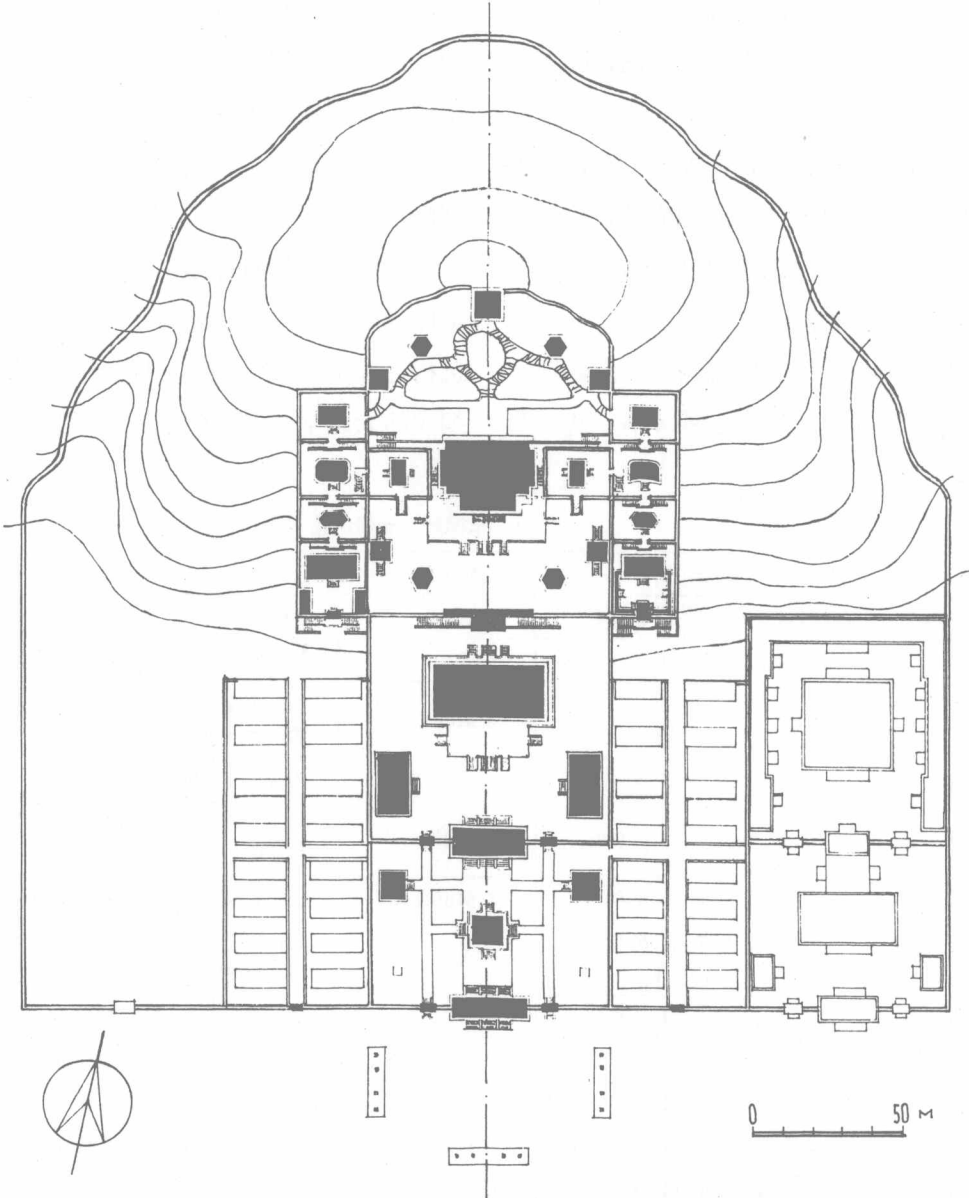


图2 承德普宁寺及普佑寺总平面图

土尔扈特，四部“分牧而居”，各有首领统率本部，各不相属。清代初年准噶尔部势力增强，号令四部，并且完成了对天山南路回部的统治，接着向喀尔喀蒙古（今蒙古人民共和国）进军。康熙二十九年（1690年），当时准噶尔首领噶尔丹曾率军东进至内蒙古的乌尔会河以东，直接威胁建国初定的清王朝。康熙帝御驾亲征，大败噶尔丹于乌兰布通。终康熙、雍正两朝，准噶尔的侵扰不断，西域的威胁成为朝廷的大患。至乾隆二十年（1755年）准噶尔部内讧，乾隆帝乘机发兵5万，战马15万匹，分兵两路在准噶尔降臣阿睦尔撒那的引导下，西讨准噶尔。大军西进，准噶尔部望风迎降，大军顺利占领伊犁，生擒其首领达瓦齐，平定了漠西。乾隆为了纪念这次伟大的胜利及怀柔蒙古部众，仿照康熙时战胜外蒙喀尔喀部族以后在多伦诺尔建立汇宗寺的例子，特建造普宁寺于避暑山庄之东北处，并在避暑山庄内设宴款待了来热河朝觐的厄鲁特蒙古四大部族首领。以后阿睦尔撒那再叛，清王朝于乾隆二十一年（1756年）再度用兵新疆，平息了叛乱。普宁寺入口的碑亭中立有“普宁寺碑”、“平定准噶尔勒铭伊犁之碑”、“平定准噶尔后勒铭伊犁之碑”三通石碑，就是记载了这段历史事实的渊源始末（见附件1，附件2，附件3）。

普宁寺建成后，曾不断地进行修缮，仅乾隆朝就修缮了四次（乾隆二十六、三十二年、三十八年、四十七年）。以后嘉庆、道光年间皆有补修。清末因财力关系，维修渐少。民国初年军阀姜桂题、汤玉林等又大肆盗卖、破坏，拆毁了普宁寺的妙严室。伪满时期，寺庙进一步遭破坏，普佑寺的山门及大方广殿被拆毁。同时普宁寺的东西僧房院亦已坍塌，许多殿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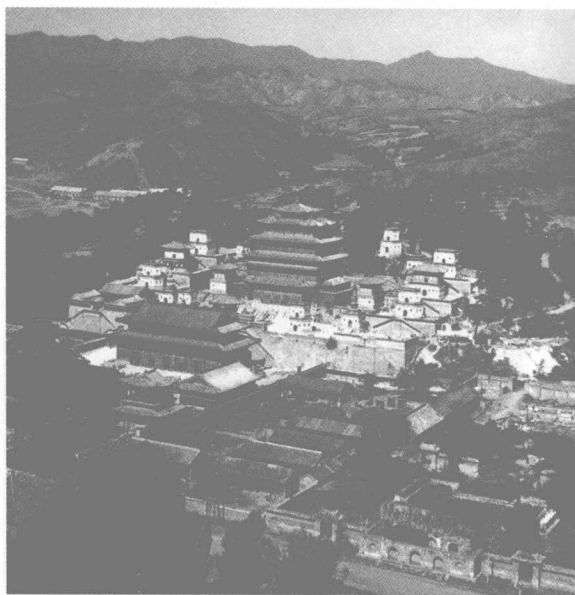


图3 承德普宁寺全景

屋顶坍塌，仅用瓦楞铁板遮护，勉强维持。最严重的一次破坏是1964年10月因看管不慎，普佑寺失火，烧毁了法轮殿、东西配殿、群楼等，使普佑寺成为一片瓦砾（图4，图5）。

普宁寺的新生是在建国以后。首先于1960年成立了建筑修缮委员会，当年开工，重点修缮了大乘阁及千手观音大佛，同时兼顾天王殿及妙严室、讲经堂等工程。全部工程于1963年完工。文革后又进行了全部寺院的修缮，并恢复了东西两侧的僧房院，使具有200年历史的古寺又焕发了青春，成为承德市重要的旅游胜地。

普宁寺位于避暑山庄东北的狮子沟，依山而建，兼有平地与山坡结合的地形特点。寺庙选址尽，占形胜之地，南面与后来建造的安远庙及普乐寺相望，东面与磬锤峰、蛤蟆石相对，西面可望见山庄北部的永佑寺舍利塔及北岭诸峰，是一处四望有景的绝佳之地。全寺东西宽约260米，南北纵深约275米，寺院占地约5.7公顷，加上普佑寺占地共为6.3公顷，包括有

图4 (左) 承德普宁寺
大乘阁残破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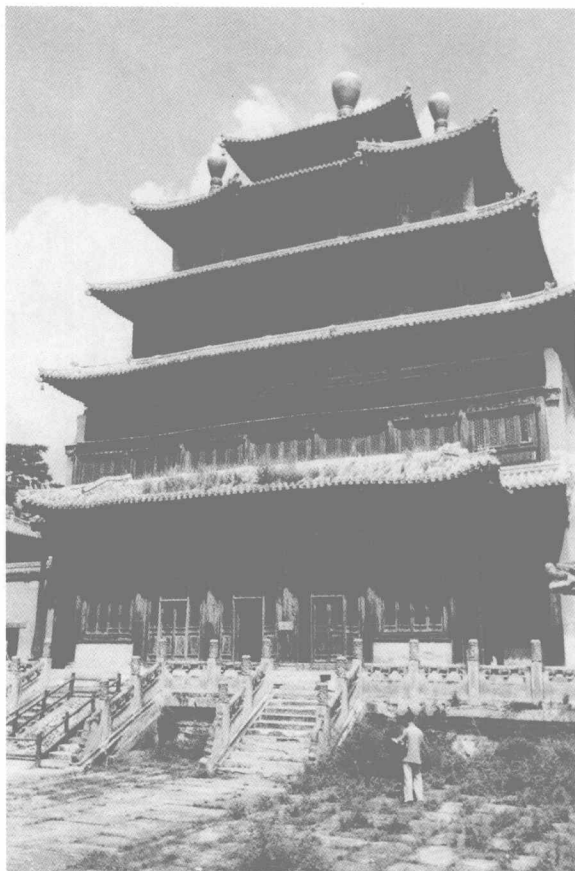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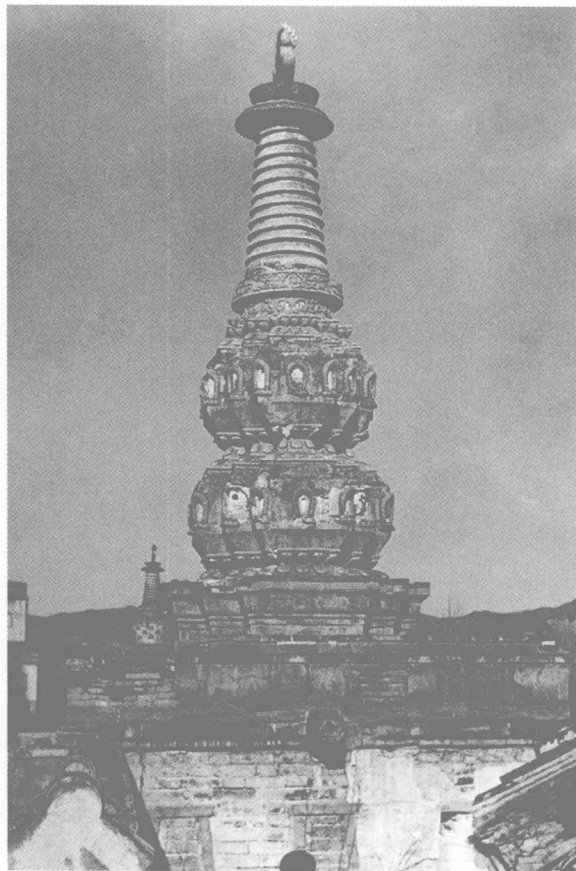


图5 (右) 承德普宁寺
绿塔残破状



寺庙主体院落、僧房、辅寺普佑寺及菜地、绿化用地等。普佑寺并非为完全的寺院，而是作为热河离宫地区藏传寺院的经学院使用，设有显、密、历、医四学，培养僧人进修学识。

普宁寺主体院落用地前部东西宽 69.70 米，后部东西宽 111.58 米，南北纵深 208.60 米，是一座规模较大的寺庙。总体布局分为前后两部分，依山坡而建，中轴对称。前部为汉式寺庙布局，以大雄宝殿为中心；后部为藏式寺庙布局，以大乘阁为中心（图 6）。

寺院入口为山门五间，单檐歇山顶，檐下为单翘单昂五踩斗栱。外檐为红色抹灰砖墙，三门洞，两盲窗。山门内原设哼哈两神将，原像已毁，现已按式恢复。山门左右各有角门一座，以为日常出入之孔道。山门内两侧为旗杆，

每逢初一、十五开旗，悬挂黄缎子制成的幡旗，旗宽一丈，长二丈。山门前原有广场，由东、西、南三座木牌坊围护，南面坊额题“胜缘”、“法护”；东面坊额题“金界”、“宝林”；西面坊额题“福田”、“觉海”，可惜目前已毁。旧时，每年正月十三在广场上举行“打鬼送祟”仪式，又称“跳步扎”或“跳布踏”，即是众神将妖魔镇住，并送走的仪式。“打鬼”仪式的起源，据传说始于公元 9 世纪。当时西藏当权的赞普为朗达玛，曾杀僧毁寺，进行大规模的“灭佛”运动，使藏传佛教受到极大的损害。在佛教徒的心中，朗达玛就是魔鬼。有一位名叫贝吉多吉的僧人创造了这种化妆打鬼的仪式，以诅咒敌人。以后黄教复兴，这种仪式被保留下来，用以驱散各种危害人民的恶鬼，流传至今。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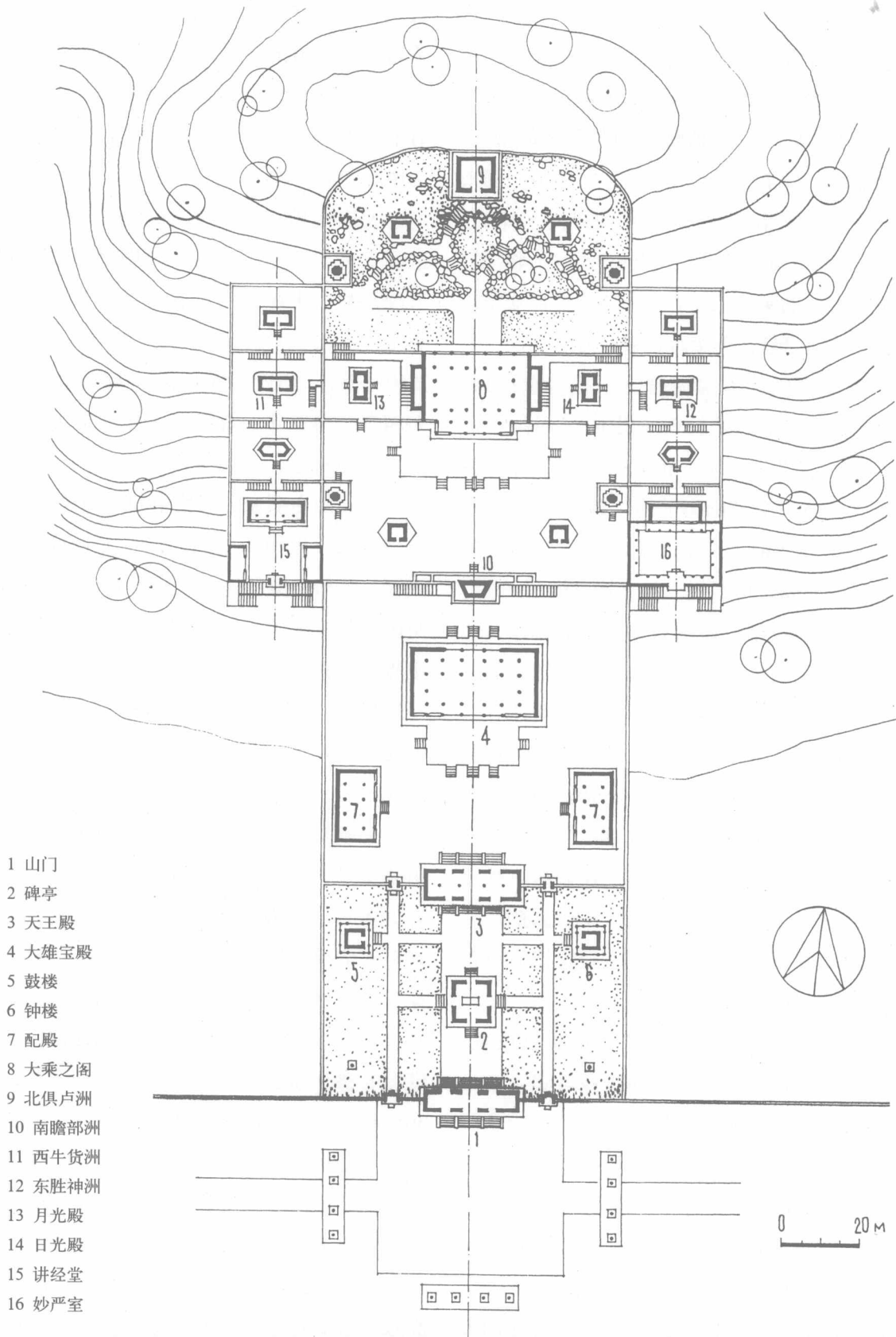


图6 承德普宁寺平面图

举行打鬼仪式时，在广场四角各设一杆大旗，场中设一个象征“祟”的油面制的模型。打鬼开始后，扮演白鬼子、蝴蝶、螺丝转、四大天王、大肚弥勒、三十六地煞、七十二金刚的喇嘛，戴着面具，穿着彩衣，随着音乐，围成一圈来跳舞。乐队有两面大镲、十二面鼓、两个大喇叭、两个小喇叭。舞乐约进行四个小时。最后将“祟”焚化而标志打鬼结束。打鬼时围观的群众摩肩接踵，十分踊跃。乾隆时曾赋诗为记^[2]。

进入山门为方形御碑亭，重檐歇山顶，青白石须弥座台基，四面出阶，面阔、进深、柱距均为8.3米，折合营造尺为二丈六尺。亭内耸立着乾隆御书的“御制普宁寺碑”等三通石碑，记述了建寺始末及平定达瓦齐、阿睦尔撒那叛乱的经过。碑文皆以满、汉、蒙、藏四体文字镌刻，显示着清初民族和谐、团结一致的民族政策。主碑高二丈，辅碑高一丈五。皆为方柱形石碑，下为方形碑座，上为盘龙碑首，青白石成造。碑亭东西为钟鼓楼，方形，两层，歇山顶，上悬钟鼓。每年农历正月十五喇嘛转寺时打钟击鼓，一替一下地打。正月初八至十五每晚在鼓楼上吹桑巴(大喇叭)，在钟楼上吹喇叭。另外每逢初十、二十五和佛诞辰四月初八，上殿吃斋饭时击鼓。每天上殿念经时打钟。

碑亭之后为天王殿五间，单檐歇山顶，分心中柱，檐下为单翘单昂五踩斗拱。前后檐为木板壁，表面装饰壁面压条，开设欢门式券门三个，两侧为券窗。内檐为井口天花吊顶。殿内两山处供奉四大天王，按照传统布置，将东方持国天(绿脸，手执琵琶)、南方增长天(蓝脸，手执宝剑)设在东山墙；将西方广目天(红脸，手执蛇)、北方多闻天

(白脸，手执宝幢)设在西山墙。四大天王皆为彩妆金刚力士坐像。明间中间设分心屏壁，壁前为弥勒像，壁后为韦驮像。天王殿两侧有隔墙及角门，划分出前后院，形成以碑亭为中心的第一进院落。

大雄宝殿位于天王殿之北，面阔七间，进深五间，重檐歇山顶。下檐采用单翘单昂五踩斗拱，上檐采用单翘重昂七踩斗拱。殿身坐于青石须弥座台基上，高1.4米。台基前出一月台，南设三条踏步，中间设雕龙陛石，东西各一条踏步。大殿前檐中间五间为三交六椀棂花隔扇门，每间四扇，中为帘架。两侧尽间为四扇槛窗。后檐中间三间为隔扇门，余为实墙。殿内明次间三间后老檐柱间设扇面墙，墙前供奉释迦、药师、阿弥陀三世佛，两山墙前设置十八罗汉像，皆为泥塑彩妆像，或盘足，或垂足，或一腿盘足一腿垂足，或一腿盘足一腿翘膝，各像手势各异，生动活泼。罗汉像背后的墙壁上绘制通长的壁画，长达15米，高3.3米，描写了十八罗汉得道之后在极乐世界受到礼遇与供奉的故事。壁画采用晕染与平涂的表现手法，色彩艳丽，并且有立体感。大殿北壁的壁画为八大菩萨，由东至西依次为：普贤、文殊、弥勒、金刚手、虚空藏、观世音、地藏王、除垢障。在三世佛像座两侧设置八角三层六檐木塔各一座。塔壁布满小佛龕，内设镏金小佛像，每塔计304尊。另外，在东西梢间的金柱附近也设置了八角七层金漆木塔两座，每座塔有56尊金漆小佛像。四座木塔装饰着大殿的礼拜空间，增加庄严肃穆的气氛。大殿构架基本上由檐柱、金柱、内金柱三圈柱网组成，空间简洁高敞。但中间五间的四根前内金柱减去不用，

这样可扩大三世佛像前的礼拜空间，是一项合宜的措施。大雄宝殿的彩画亦十分有特色，其规划线虽为和玺彩画的形制，但内容除龙凤纹以外，尚有佛梵字及佛塔，在大小额枋上相间使用。而且箍头非常宽厚，由贯套纹及连珠纹组成，箍头合子几乎占用 1/4 枋长，所以藻头部分则被压缩得很小。这些都说明乾隆时期的和玺彩画尚在发展变化的过程中。大雄宝殿前檐悬匾额“金轮法界”，左右楹联为“镇留岚气闲庭贮”、“时落钟声下界闻”。殿内悬匾为“大雄宝殿”，左右楹联为“福溥人天阿耨耨开紫阙”、“妙涵空有栴檀檐葡拥金绳”。殿内佛背光上匾额为“仁佑大千”，后檐楹联为“震旦教宏宣广刹昙霏普资福荫”、“朔陲功永定新藩鳞集长庆宁居”。根据嘉庆时期所统计的大雄宝殿中的佛像供器陈设档中记载，殿内用具甚多。如小型铜三世佛、铜度母小铜佛十八尊、圆式佛龕、木围屏、西洋式龕、镀金铜塔等皆已不存，另外供具皆已遗失，仅三尊三世佛及十八罗汉为原物。近年又恢复了一些陈设用具，略显整肃。

大雄宝殿的两侧为东西配殿，各为五间，前出檐廊，单檐歇山顶。檐下斗拱单翘单昂五踩斗拱。东配殿内供奉吉祥天母、黑大金刚、第一主佛等金刚像三尊；西配殿供奉文殊、普贤、观音像各一尊。原像已无存，现为补配的造像。

大雄宝殿后陡起 9 米高的高台，登 42 级台阶到达三角殿，才能进入寺院后半部。因此以大雄宝殿为中心形成了前部的第二进院落。寺院前部的第一进、第二进院落的所有建筑皆为黄瓦绿剪边琉璃瓦顶，一律为歇山顶，所用斗拱皆为五踩斗拱（上檐除外），因此建筑面貌十分统一。而且布局也是内地一般佛寺的伽

蓝七堂的制度，即中轴设山门、天王殿、大雄宝殿，左右配钟鼓二楼及东西配殿。应该说寺院前部建筑是十分规矩的汉式建筑，这样才能对比出后部丰富多彩的藏式佛寺。

寺院后半部是建在高台坡地上，分台建造。按碑文记载，这部分的建筑布局是仿效西藏扎囊地区的“三摩耶庙”建造的。三摩耶庙又称桑耶寺，是 8 世纪中叶的赤松德赞所建，后来又历经改建。它的布局是一圆形建筑群组，围绕中间的乌策大殿，周围有各种形状的塔殿，以象征全部的佛国世界。按佛经记载世界中心是须弥山，须弥山周围有四大部洲、八中洲等十二块陆地，皆为人类居住的地方，并为大海所环绕，海外尚有铁围山。在普宁寺的布局中，将这种理念建筑化，在中心建造三层大阁——大乘阁，以象征须弥山；在大阁的四正向，东、西、南、北各建一座不同形状的殿堂，以象征四大部洲；每个大部洲的两侧各建一座碉房式建筑，又称红白台，以象征八中洲，即八小部洲；在大阁的左右各建一座殿堂，分别称日光殿、月光殿，以象征日月二轮，昼夜晨昏循环往复；在大阁的四角，又建造了四座喇嘛塔，以象征释迦佛祖的“四智”，即大圆镜智、平等性智、妙观察智、成所作智，也是佛教信徒所追求的四种智慧，并在艺术图示上分别以剑、轮、杵、莲来代表。在乾隆御制普宁寺碑文中，亦如此理解。文中说“复为四色塔，义出陀罗尼，四智标功用，懿此避暑庄”。^[3]另外在组群的东西还设置了妙严室和讲经堂两处小院，作为开展宗教活动之用。普宁寺的布局极大地应用了象征主义的手法，以达到其艺术上的追求，是古代建筑艺术上的优秀范例。众多的组群建筑高低错落，各具特色，尤其大乘阁以其磅礴的

气势、严谨的造型、华美的装饰、巨大的造像，表现出乾隆盛世在建筑艺术上的辉煌面貌。各个建筑的造型分述如下。

四大部洲。大乘阁的正南方，紧临高台边缘的是南瞻部洲殿，为两层红台藏式建筑。下层台为凸字形，中部突出在高台之外。朝北开设三座券门，左右两门与登台的踏步相通，中间一门通过内部券洞亦与左右登台踏步相通。出券门可直望大乘阁。上层殿堂为梯形平面，前宽后窄，是依“南瞻部洲呈肩胛骨之相”而设计的，所以俗称“三角殿”。通过东西两侧的踏步可直接登上层殿堂。上下层台身墙身均刷土朱，衬以白色梯形盲窗。檐部采用单翘双下昂七踩斗拱，黄琉璃瓦顶，殿内供奉金刚神一尊。大乘阁正北方的山坡上为北俱卢洲殿，内供赛宝天王像，故又称“赛宝天王殿”或“方阁”。其平面依“北俱卢洲呈方形之相”的记录而呈正方形。上下两层，下层为方形红台，上层为白色墙面的方殿，殿顶为小歇山顶，下层正南券为门入口，经台内设暗梯通至上层。大乘阁之东为东胜神洲殿，上下两层，下层平面依“东胜神洲呈半月形之相”而设计成弯月状，为白台建筑。上层为矩形小殿，红色墙身，庀殿顶。大乘阁之西为西牛货洲殿，上下两层，下层平面依“西牛货洲呈圆形之相”而设计成矩形四角抹圆的团形之状，为红台建筑。上层亦为矩形小殿，白色墙身，庀殿顶。四大部洲建筑俱为藏式，墙面刷红白两色，梯形盲窗，黄色琉璃瓦屋面及栏墙墙顶，木构屋面，七踩斗拱等，构成了四座建筑风格统一的艺术特色。

八小部洲^[4]。在南北部洲的两侧各建一正

六边形白台，共计四座，皆为两层，下层六角形，上层正方形。在东西部洲的前后(南北方向)亦建有两层白台。北部的白台下层为矩形，上层为方形；南部的白台下层为扁六边形，上层为方形。共计八座白台，称八小部洲，两两拱卫着四大部洲殿。所有白台俱为平顶，均采用土朱盲窗、栏墙及黄琉璃砖压栏顶，风格统一。四大部洲及八小部洲内原供有金刚像。

日光、月光殿。建在大乘阁的东西两侧，两座建筑完全相同，只是朝向为东西，皆面向大乘阁。殿身为两层建筑，下层为矩形白台，土朱盲窗；上层亦为矩形小殿，黄琉璃瓦庀殿顶，土朱墙面，白色盲窗。两殿形成大乘阁的陪衬建筑，益显大乘阁之庞大。

四塔^[5]。在大乘阁的四角建造了四座喇嘛塔。东南隅为红塔，西南隅为绿塔，东北隅为黑塔，西北隅为白塔。各塔比例及造型类似，仅塔身(塔肚)的设计不同。各塔分为上下两层。下层为方形白台，中开过洞；上层为喇嘛塔，由青黑色折角须弥座、两段塔身及塔刹组成，高度相同。东南红塔塔身为两段圆形仰钵，仰钵身上浮贴黑色琉璃莲花，钵身及相轮俱刷红色。西南绿塔塔身由两段折角方鼓组成，凡折角处均饰以琉璃砖佛龕，黄边绿芯，内饰宝剑。计每段方鼓有16角，两段计有32具佛龕。方鼓塔身及相轮刷草绿色。东北黑塔塔身为两段圆形覆钵，钵身上浮贴蓝色琉璃的降魔宝杵，上层塔身中心饰以黄色琉璃佛梵字龕。钵身及相轮刷石青色。西北白塔塔身为两段圆鼓状的造型，鼓身上浮贴黄色琉璃法轮面砖，上层塔身中心饰以黄色琉璃佛梵字龕。塔身及相轮皆刷白色。四塔的塔刹形制相同，根部为圆形刹座，黄

琉璃砖贴面,饰以卷草纹。再上为十三天相轮,颜色随塔身。相轮上方为铜制仰覆镂空花盘宝盖,周围垂以流苏小铃,上部以日月宝及火焰珠结顶。四塔造型基本类似,但因塔身及颜色的不同又突显出个性。同时四塔整体轮廓为锥形体,在平顶红白台及坡顶建筑中显得十分突出,很好地调剂了建筑群的整体观感^[6]。

妙严室及讲经堂。妙严室位于高台的东部,自成一院,有阶级直通寺东部僧房院。正房为五开间前后廊的硬山布瓦顶建筑,东西南为三面回廊,其中南面正体为垂花门式门屋一间。根据该院命名,可能是接待帝王及贵客的院落^[7]。据乾隆御制诗中亦称其为“憩息之所”(见附件4)。从陈设档中反映的陈设物品,皆为贵重珍品,所以定为帝王驻驿之所在。妙严室的楹联为“对物共春台鹵风入咏”、“愿人登福地王会成图”。讲经堂与妙严室相对称,位于高台西部,自成一院,有阶级直通西部僧房院。讲经堂为一三合院,一正两厢。正房为五开间前后廊的硬山布瓦顶建筑,东西厢房各三间,南面门屋一间。讲经堂应是寺院内部讲经习典之所。清帝来承德拜庙时,随行的章嘉呼图克图活佛曾在此休息,接受喇嘛礼拜。

大乘阁。位于寺庙后部9米高台的中央部位,坛城的其他建筑,皆如众星捧月般围护在其周围。阁前有一宽广的庭院,为信徒聚会、奉香、礼拜的地方。所以站在阁前有很好的视野。设想登高站在大阁三层南面的棧花窗前,极目远视,由东向西,可将磬锤峰、安远庙、普乐寺、武烈河、承德市区、避暑山庄的湖区、万树园、永佑寺、北部山区的四面云山亭等景色尽收眼底,占有极佳的观赏位置。阁后空间

随地形而升高,堆叠了一座假山,由曲折的磴道与北俱卢洲殿相联系。

大阁面阔七间,进深五间,由两圈钻金柱组成。中间金柱围成的5间×3间空间的开间尺寸统一为一丈一尺(约为3.52米),周围檐柱与金柱之间的开间为一丈(约为3.20米)。底层前檐凸出五开间的抱厦,进深为一丈二尺(约为3.84米)。抱厦可扩大入口前的空间,便于信徒礼拜。此外底层两山墙外凸出三间廊厦,进深约为四尺,为通向侧面入口的通道。在前檐抱厦上方,做出七间假廊。屋顶部分占据中间5间×3间的面积,做成一大四小共五个攒尖方顶,以象征须弥山分列五峰之义。楼高3层,首层高8.32米,其中包括了中二层的夹层,中二层夹层高度为4.32米。二层高8.45米,三层高7.77米,屋顶构架高5.23米,建筑构架总高29.77米。若加上月台其建筑总高度为31.27米。首层为附崖结构,其北面为崖壁,中间设有夹层。二层北面柱列即置于崖壁上。首层东北、西北两角设楼梯间,通往中二层夹层及二层楼面。首层两山为实墙。其南面抱厦的中三间为棧花格扇门,两侧为槛窗。二层平面仍为7间×5间,东西山墙为实墙,南面为板壁,北面为木门窗装修,可通往阁后山岩。三层平面在核心5间×3间的周围各收进半面,形成周围廊,四周皆设槛窗,采光条件较好,可照亮大佛的上半身。由于每层平面布局的变化,使大乘阁的外立面呈现出不同的外观,南面为六层檐,五层木装修门窗;北面为四层檐,四层木装修;两山面为四层檐,下部为藏式实墙,上部为三层木装修,表现出丰富的造型(图7~图9)。

大阁前设有月台。月台进深13.7米,面